

《生活家》中的刘敏涛,让人质疑她过往是否被高估了演技。但所谓演技其实是一种流动的状态,更加需要讨论的是——

# 如何突破中年女性角色和演员的双重困境

闵思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敏涛都被视为中生代女演员中的演技代表,她在过往作品里也皆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但在电视剧《生活家》中,她饰演的小市民母亲邱晓霞却并未收获良好的口碑。浮夸、用力、虚假、悬浮成为评价这部剧时的高频词,也有很多批评落到了刘敏涛的演技身上,用口碑崩塌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当一位演员在某部作品中表现滑坡,几乎总会有“演技是否被高估”的讨论声出现。但演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态物品,它更多时候是一种流动的状态,是需要被放到更大的语境和场域下去探讨的,即便《生活家》和刘敏涛在其中的表现都很难让人满意,但这背后透露出来的,并不仅仅是刘敏涛一个人的演技问题,而是整个华语中生代女演员的生态问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中生代女演员”,一般意义下,中生代女演员等同于通俗意义上的中年女演员,年龄多在40岁以上,在作品中多扮演已婚育,走入人生后半程的中年女性角色,青春美丽已经是她们的过去时,当下的她们需要处理的更多是家庭、孩子、父母等人生问题。2000年前后在《人鬼情缘》中演过聂小倩的刘敏涛显然已经远离了少女时期,是中生代女演员的代表之一。

细算进行了夸张化的喜剧处理,在这样的强设定+强类型的组合下,刘敏涛也在塑造邱晓霞这个人物时,使用了一种非常夸张的喜剧表演方式。在很多场戏中,你都能看到她对表演技巧的熟练使用,比如在和女儿坦白租房费用的戏里,她在短暂的戏剧时间中用多种面部表情诠释了为难的情绪,最后埋下头,选择用手势讲出最后的租房价格。看完这场戏你就会发现,比起“夸张化的喜剧表演”,“过于密集的喜剧表情”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生活家》试图丰富国产剧的中年女性角色,但表演方法的匮乏透露了此类角色长期以来的边缘生态

这就要回到剧集本身来说了。《生活家》的喜剧设定,落在母女二人所面对的生活困窘上,一种小市民生活的智慧,但这种生活真相本身是充满现实和残酷感的,当剧作没能将喜剧、现实、残酷三位合一,最终就只能靠演员用表演来填补喜剧质感。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刘敏涛在表演中使用了大量技巧性的、密集的喜剧表情。这一方面或许来自她对小市民女性理解的过度和偏差;一方面或许源自《红色高跟鞋》出圈对她喜剧表演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源自影视文本本身的匮乏和薄弱。不管是作为演员的前台创作者,还是作为编剧或导演的文本创作者,都把角色和作品的类型化前置,反而架空了故事本该拥有的真实性。当喜剧化超过了生活化本身,带来的结果就是最终的悬浮和夸张。

比起夸张化的喜剧表演,过于密集的喜剧表情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即便演技过硬,也有过耳熟能详的作品,但在现今的影视市场环境,步入中年的女演员如果不能跻身超一线,能拿到的机会实属稀少。直到近年来海清和姚晨等人直述中年女演员困境,大家似乎才开始关注这个早已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刘敏涛身上,即便她已然是中生代女演员里有一定大众认知度的代表,却同样难以站在资源中心。在《生活家》之前,《伪装者》中明镜这样的角色,就已经是她近年来最好的机会,无疑也是她节片式的事业高峰。在这之外,即便频频在热门剧和热门电影中出现,刘敏涛也大多时候都是非中心角色,《琅琊榜》中的静妃,《天盛长歌》中的秋明樱,《我和我的家乡》里的医务人员皆是如此。当“戏红人不红”这样的形容词被用来形容刘敏涛,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这个词的标签化特性。

标签的本质在于,它描述的是影视产业中一批人的现状,而非刘敏涛一人,甚至并不仅仅是女演员。在演员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塔尖之下的大部分演员可能都要经受“戏红人不红”的生态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敏涛此前因为演唱《红色高跟鞋》时“表情管理”的出圈就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级事件。当一位演员以这样的方式被大众看到、被热搜探讨、制造流行词时,反而是对她所处的演员生态的一种讽刺。作为演员的她并不是因为角色或演技被探讨,而是因为歌曲表演时的喜剧效果出圈并成为流量,这恰恰说明了她们在身为演员时的声音微弱。从明星层面上来说,这是件好事,但对于刘敏涛因此被更多人知晓。但从业务层面上来说,这种流量带来的粗暴的、夸张的、强刺激性的走红,或许也伤害了作为演员的她。

如果把《红色高跟鞋》中刘敏涛“三分讥笑、三分凉薄、四分漫不经心”的表情管理看做一种喜剧化的表演,那你或许就能理解她在《生活家》中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又和《生活家》的戏剧特性息息相关。

《生活家》其名便暗示了它生活化的主题,邱晓霞和邱冬娜这对母女母亲的强设定,让“如何生活”成为了剧集的核心矛盾之一。故事一开始就尽可能地以夸张手法为大众展示母女人困窘的生活状态:垃圾场之旅名曰探险实则拾荒、去超市蹭试吃品当做正餐、为省钱借别人装花圈的车自己搬家、组局吃饭却让聚会者自己带菜、每月的伙食费都要精确到元,邱晓霞俨然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生活家”。

这种困窘状态让邱晓霞成为了那种典型的小市民女性形象,整个剧集也以喜剧为基调,对这种穷困和精打

(作者为知名影评人)



刘敏涛在《天盛长歌》中饰演秋明樱

刘敏涛在《生活家》中饰演小市民母亲邱晓霞

“第三只眼”看文学

## 写作与阅读: 张炜的两个关键词

——评张炜的《文学:八个关键词》

潘凯雄

1 初期张炜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面世后不久,在往后的这40余年中,称其为“著作等身”一点也不为过,仅是那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就长达十卷皇皇450万字。张炜的创作不仅高产而且优质,不仅优质而且所涉领域还甚宽:早些年基本都是专注于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齐上阵,而愈往后便愈是“横冲直撞”地游走于散文、随笔、诗歌、传记、儿童文学……各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将张炜人生的关键词定义为“写作”绝对恰如其分。然而,最近我拜读了他的新作《文学:八个关键词》,便深感在他人生的关键词上,那就是“阅读”。

2 《文学:八个关键词》是张炜2019年10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大师课”上的讲课整理稿,在这为时一个月的授课中,他依次选取了“童年”“动物”“荒野”“海洋”“流浪”“地域”“恐惧”和“困境”这八个关键词和学生进行交流。依我的理解,这八个关键词不仅是张炜个人创作中的八个重要元素,也同样是中外文学许多经典作品中不可忽略的八个支点。张炜如何理解这八个关键词在创作中的具体呈现姑且按下不表,我只是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见识他在讲述这八个关键词时“引经据典”之量大得十分惊人,仅在第一讲“童年”中,据粗略地统计,所引经典作家多达50位,作品29部,其他七个关键词的状况也大抵如此。于是,我就有了在他人生关键词上再添加“阅读”二字的冲动,而且还以为这两个关键词于张炜平生而言的确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3 回到《文学:八个关键词》这本书上来。如果需要极为浓缩地概括一下本书的基本内容倒也不复杂。首先,由于是以作家身份给学生授课,因此张炜绕不开的一个内容是授自己40余年来的写作,于是他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与心得中,提炼出关于童年、

动物等八个关键词展开阐释。其次,或许张炜还担心自己仅凭自己的写作经验对这八个关键词的解读还不够厚实,于是就从自己广博的阅读中,精选出古今中外若干最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作为自己阐述的旁证,这八个关键词同样也是那些中外文学大师们的文学实践中未必完全雷同但的确是很难绕开的一些基本母题。这样一本新作,于张炜而言,是他自己创作与成长的心灵之道;于阅读者而言,则是为他们解读文学经典,直抵心灵深处进而引发共鸣提供了一把密钥。

4 对《文学:八个关键词》的评价,重要的不是复述它的基本内容,也不是简单抽象地描述这部著作是如何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入手,以一种别致的角度和敏锐的洞察,再透过温暖睿智的字里行间来烛照文学、洞见人生。而是要由此考察和分析张炜提出、分析和评说这八个关键词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的价值取向。

5 对文学审美的推崇与执守是张炜本次授课中十分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以第三讲讨论“荒野”为例,他首先廓清“荒野”与“大自然”的关系,进而明确“谈荒野的意义,是着眼于这样一个命题:与荒野建立怎样的生命关系”。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网络时代繁复而虚幻的人工造物中有所超越,当然首先是思维的超越。从精神和心理意义上看,荒野常常能激发人类的审美崇高感,因为它没有或少有人工的创制,充满了原始的生长”。接下来,他对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远离尘嚣》和《无名的裘德》以及勃朗特三姐妹笔下的《呼啸山庄》和《简·爱》等名作中如何处理“荒野”进行了周详的文本解析;有了这样的标杆,再反观我们当下的一些现状,张炜说:“我们当代文学中的荒野已经变成了生僻之物”。而“进入现代社会,科技和商业主义的进一步增强,它比较实体和精神的大自然样态,显得更为干燥和缺乏诗意”。“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代替,作为一种进步引起很多写作者

的欢呼雀跃”,“支持这种观念的文学理论也振振有词,动辄言说历史、道德、社会变革,并不关心语言艺术的特质,更无视文学审美的演变”。对这类现象,张炜不无忧虑地认为:“如果文学批评对语言艺术本身没有兴趣,完全忽视和背离了语言,一定会对作品的温度、质感、诗性、幽默感,包括对意境的情思疏失无察”,这种“审美力一旦丧失,无论堆积多少知识,暴发多少社会热情,都是不可弥补和挽回的”。从以上不厌其烦的引述中不难看出:审美二字在张炜心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社会的、历史的以及道德的功能不看重,而只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如果离开了审美来讨论其他,则无异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6 对道德理想的坚守与张炜是张炜创作和阅读作品时始终坚持的一条红线。在《文学:八个关键词》中,张炜触及的中外文学经典名著甚多,但十分突出的一个价值取向便是看作品中所传递出的道德与理想指向如何?如果我就此下一个“简单粗暴”的判断的话,那就是对向上向善者扬,向下向善者抑。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的评价,张炜在这八次授课中,有三次提到了《金瓶梅》,他虽然承认《金瓶梅》有认识价值,“市井生活的鲜活逼真,细节的绵密与人物的生动”,但他更是鲜明地认为“有这样的论者,开始热情洋溢地判断其为超越《红楼梦》的‘伟大杰作’。好像正因为格调低下、趣味丑恶,才要被推到这样的位置”。“失去坐标的评判是危险和荒谬的,它表现出人的软弱、对恶俗的妥协和机会主义”。事实上“像《金瓶梅》那样肮脏的性描写”,“肯定不能在‘世界性’中立足”,作品“很颓丧,精神溃散,对文明和文化造成了不可修复的损伤,形成了一块溃疡”。其实,不仅是对《金瓶梅》,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存在着“江湖义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一些“很恶劣的元素”,对毕加索晚

期的创作,对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等其他大家名作的评判,张炜对道德与理想的坚守都表现得毫不动摇。

7 向中外文学经典有区别有差异的鲜明主体性与理性。《文学:八个关键词》充分展现了张炜阅读的宽度与深度,全书到底涉猎了多少文学大师和经典名著本人没有详细统计,但肯定是在三位数之上,从古到今,从西到东皆有涉猎。仅以第一讲“童年”中先后出场者为例,中国的就有老子、孔子、孟子、杜甫、王维、韩愈、欧阳修、苏东坡、鲁迅、戴望舒、萧红、胡适、丰子恺等;外国的则更多,如马尔克斯、普鲁斯特、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惠特曼、福克纳、叶芝、谢默斯·希尼、汉姆生、塞万提斯、乔治·桑、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高尔基、弗洛伊德、海明威、里尔克、安徒生、卡夫卡、雨果、巴尔扎克、哈代、博尔赫斯、劳伦斯、契诃夫、爱伦·坡、杰克·伦敦、狄更斯、卢梭、左拉、斯坦倍克等,看着这样一份群星灿烂的名单,脑中相应就会出现一连串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些在张炜的心目中虽皆为大师都是经典,但又明显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不是一味地膜拜,而是一种有差异有区别的致敬。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不易,面上呈现出的虽只是一种态度,但支撑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则更是一种能力与品格。

8 四十余年的创作实践,海量的经典阅读,汇聚在这本25万字的授课笔记中,体量不大分量不轻,这是一位思考者的脑电图,透过那不断跳动的波长与波频,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张炜何以建构成那跨越时空的古船、攀登上那绵延不绝的高原;而我们无从判断的是:张炜的下一步究竟又会迈向何方?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